

“纸老虎”黄胄的速写执念

“黄胄是纸老虎。”

这话在上世纪广为流传，北京的老画家都知道。据说，那会儿光是宣纸，黄胄一个月就要用掉24刀，每次买纸都得用三轮车运，真真是“用纸的老虎”。

“搞了这一行，我像是中了邪，行、走、坐、卧不离这个……谁要是给吃好的、喝好的，就是不让我画画，我可能就会疯了。”

黄胄以速写出名，少年时代起就勤作速写，见到什么感兴趣的事物便立刻画下来，速写本几乎从不离身。甚至，谈恋爱时也能随时随地画起来，把姑娘都给气跑了。他曾说：“一个画家如果离开了速写本，不随时记录他在生活中感受的东西，他的艺术生命也将枯竭。”

1947年，面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黄胄写道：“要做一个新时代的画家……他是应当和别的艺术一样，永远站在时代的前端，不是同样可以作为时代的号角与黎明的晓钟吗？”

新中国成立那年，二十四岁的黄胄在基层连队用满腔的热情画翻天覆地的变化，总觉得有画不完的题材。但黄胄早期的速写作品曾数次遭到散失，文革初，其完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高峰期的速写大部分被毁，现保存下来的多为七八十年代的作品。

幸运的是，《体育报》创刊老报人保存了黄胄的数件精彩速写——《体操速写二帧》《体操少女》《体操人物速写》《体操人物》，均完成于1962年。这是他最擅长的题材，在他艺术创作的高峰期。

黄胄对体育题材的兴趣，



黄胄画给《体育报》的速写原稿

与速写一样源于少年时代。他原名梁淦堂，少时曾在体育比赛中获得过一面写着“炎黄之胄”的锦旗，便摘其中“黄胄”二字作为笔名。

上世纪50年代初期，黄胄的创作进入盛期，受到徐悲鸿器重。1953年，他的《打马球》在全国性美展中获得一等奖，这正是一件体育题材的作品；1957年，《洪荒风雪》又荣获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艺术展览会金奖，名重一时。1959年，黄胄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美术创作员，之后到新疆、金沙江部队、韶山、井冈山等地，几年内画了上万幅生活速写，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黄胄在速写、素描上的成就，令当时对创新已经产生困惑的中国画坛对他产生了研究的兴趣。1957年和1962年，中央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先

后两次举办了“黄胄速写展”。黄胄在艺术创作上的丰产，基于他的天赋与擅长，却也与当时速写在新中国的迅猛发展有关。

1955年3月，北京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中，第一次，“速写”在全国美展中成为一门独立绘画种类。黄胄的《少年》和《吹唢呐》、叶浅予的《来自草地》和《舞蹈速写》都在展出之列。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吴雪杉曾在《媒介意识形态：1950年代的“速写运动”》中指出：

1954年1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蔡若虹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上任后的第一篇重头文章，文章提倡所有画家都要画速写：“我们必须跑到画室以外的生活中去，必须不间断地进行各种生活形象的速写，必须



黄胄1961年作《哈萨克猎人》(手稿)

认识到生活形象的速写是我们创作的基础……我们必须停止画家身边不带速写簿子的不良状况；在我看来，作为现实主义的画家的主要条件，应该首先看他有多少速写簿子；因为没有生活形象的积累就没有‘现实生活’的根据，因而也没有‘现实意义’的根据。”

随后，中国美术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绘画组举行了一场关于速写问题的讨论会，40多位参会者在会上达成了共识：一个现实主义的画家，必须随时随地多画速写，这不仅是可以记录生活、锻炼技巧，而且也可以进一步帮助画家更深入地观察生活。这一共识迅速被美术家们反应在全国性的展览和报刊、杂志上。

而黄胄正是“速写运动”中的佼佼者。

他靠速写起家，并独创性

地将速写融入中国画，开启了全新的人物画笔墨范式，拓展了中国画的艺术语言，是自古迄今将速写运用于中国画最为成功的大家之一。

画家常书鸿曾讲到过1948年他在兰州见到黄胄时的印象：“他手里提着一个自己设计制造的活动速写画夹，两边两个卷轴、边卷边画，展开后是一二丈长的横幅，上面画满了各种人物和毛驴的速写，奔放自如，了无拘束。他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就是这一些……就是这些么。’我有些激动地说：‘这样的成果你还以为不够吗？你这种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努力，将来肯定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大画家。’”

不过十余年，黄胄已然成为当时中国画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付玉婷)

关良画事：一颗赤子之心待戏曲

在画家里，有一个人，一辈子痴迷看戏、上台演戏，终日演戏，他就是关良。

画家关良，是从小泡在戏院长大的资深票友，粤剧、京剧，只要是戏都能看得如痴如醉，光看还不算，还要学，还要演，还要画。他的戏画，好玩极了，仿佛将一干生旦净末丑的大戏台搬到了纸上，由他按下戏台暂停键。似乎再按一下，演员们还会继续唱念做打。

爱戏的人很容易交朋友，聊两句戏，就熟了。关良也有这样的好朋友，除了著名武生盖叫天，还有一个远在美国的华侨票友黄青新。

有人说美国也有京剧票友？不但有，还多着呢。梅兰芳上美国演戏，难道全是洋人看吗？离开家乡的华侨，往往更加离不开传统这口，那是他们心上的一口提着的气儿。

画画和戏曲，生长在灵魂里的两根藤

1900年，关良出生在广东番禺的乡下。当时老百姓连写信都要花钱找测字先生，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看戏。关良小时候家里清苦，最开心的



1983年作《钟馗》

事情，莫过于坐在爸爸肩头，去乐善戏院看戏。

渐渐地，关良开始知道大闹天宫的是孙悟空，倒拔垂杨柳的是鲁智深，耍青龙刀的是关云长……看戏、画戏曲小人儿的爱好，也一直伴随他长大

1917年，17岁的关良在“实业救国”的呼声中，跟随二哥赴日学化学。关良不喜欢理科，每天补课补到脸发绿。唯一放松的时刻，就是晚上二哥做饭时，他能闲一会儿，把玩着从南京带来的大量洋画片，随手涂两张人物画。所谓“洋片”，就是香烟盒子里的小画片，上面

用彩色线描画着中国戏曲和小说人物，这些洋片，是关良小时候父亲给他的，是他童年最珍贵的宝贝。

关良的涂鸦，让二哥学画的好友许敦谷看到了，觉得他很有潜力，便介绍关良进入了日本川端研究所学习油画。从此，那个随手画小人儿的化学渣关良，竟走上了画家的道路。但此时的他对西画的认识是：“远看西洋画，近看鬼打架！”

后来关良转学到东京的“太平洋画会”。印象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野兽派、表现派、构成派等西方现代派艺



青年时期意气风发的关良

术，让他目眩神迷。

慢慢地，他发现自己能看懂了。

在西方艺术家中，高更、梵高以及马蒂斯的艺术风格对关良影响很大，回国后关良在学校教授的，也是油画。油画和他喜欢的戏曲，似乎是两个不搭界的事情。

但命运很好玩。抗战时期，关良囊中羞涩，竟买不起油画画材，于是改画中国水墨画。

长期接受西方艺术体系的教育，关良总沉浸在立体、透视、光影中。但当毛笔沾上宣纸，这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让关

良觉得，一切都应该有所改变。

他开始尝试画自己一直以来最喜欢的中国戏曲人物。

他喜欢看戏、听戏，而当别人沉浸在戏曲中时，他不忘拿着本子画舞台人物速写，他用西方的办法记录传统戏曲演员的唱念做打，去解构人物动作、情绪、舞美设计。

回家后，他用传统的毛笔、宣纸、国画颜料，从速写中提炼出自己理解的戏曲人物形象。那一个个有些变形、夸张、类似孩童拙笔勾勒出的小小的人物，竟让关良痴迷到一画就是近60年。

画里的，都是活角儿

关良痴迷京剧，和京剧名家李万春关系非常好，他爱看《大闹天宫》，也爱画。

1981年，《大闹天宫》开演前，李万春特意给关良送票，还说：“今晚兄弟给关先生保驾看戏，散场负责送回家。我要为二位翻一个‘虎跳’！百分之一千平安无事！”

可见人要是有一项能够全身心投入的爱好，真是能活到老，玩到老，永远都是一颗赤子之心。

(罗立火)